



【窥海斋】

大孤独，小孤独，不大不小的孤独

□林少华

说一下孤独。大孤独，小孤独，不大不小的孤独。

未必所有人都会感到孤独，但感到孤独的人一定不喜欢孤独。古希腊哲学家、科学家亚里士多德曾言：“喜欢孤独的人不是野兽便是神灵。”神灵是否孤独，不是神灵的我们自然无从知晓。而就野兽来说，看电视荧屏上的“动物世界”，老虎的确是孤独的，或独步于荒原，或独啸于林海，或独眠于月下。除了短暂的发情期，连公母都不在一起。但人不是老虎。住则小区，行则组团，吃则餐厅，玩则球场，学则校园。节假日西子湖畔人山人海固然烦人，而若山海之间只剩你一人，你肯定巴不得有人来烦你，哪怕那个人是当年活活撬走你女朋友或给你戴“绿帽子”的坏小子。

是的，亚里士多德是对的，没有人喜欢孤独。

举个名人为例吧，比如山东高密莫言。莫言2000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演讲，讲的题目倒是叫《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似乎喜欢孤独，实则不然。例如他讲自己小学期间就辍学放牛了，在村外几乎只见草不见人的空旷的野地里放牛。“我知道牛的喜怒哀乐，懂得牛的表情，知道它们心里想什么。在那样一片在一个孩子眼里几乎是无边无际的原野里，只有我和几头牛在一起。牛安详地吃草，眼睛蓝得好像大海里的海水。我想跟牛谈谈，但牛只顾吃草，根本不理我。我仰面朝天躺在草地上，看着天上的白云慢慢地移动，好像它们是一些懒洋洋的大汉。我想跟白云说话，白云也不理我。天上有许多鸟儿，有云雀，有百灵，还有一些我认识它们但叫不出它们的名字。它们叫得实在是太动人了。我经常被鸟儿的叫声感动得热泪盈眶。我想与鸟儿们交流，但是它们也很忙，它们也不理睬我。”在学校老师不理，在家里父亲不理，放牛时狗不理不理不知道，但牛不理、鸟不理、白云不理则是事实，够孤独的吧？但莫言到底是莫言：哼，让你们都不理俺，俺拿个诺贝尔文学奖看你们理还是不理！星移斗转，夏去秋来，2012年莫言果然拿了诺奖。那么拿了诺奖之后的莫言是不是大家就都理而不再孤独了呢？那也未必。同年12月7日莫言在瑞典学院发表演讲：“我获得诺贝尔文学

奖后，引发了一些争议……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

喏，你看，无论是小时候光着屁股在荒草甸子放牛的莫言，还是像模像样身穿燕尾服面对瑞典国王时的莫言，照样有人不理他，孤独照样存在。我倒是认为——莫言本人都未必认为——有没有人理不重要，重要的是，孤独的时候是否仍会为什么“感动得热泪盈眶”，亦即是否怀有激情、是否具有感动与被感动的能力？有，孤独便是财富；没有，孤独则可能导致无聊。

捎带着说一下我。事业成就和声望我当然远远比不上莫言，但在孤独经历这点上，和他颇有相似之处——如何孤独绝非诺奖得主的专利——莫言没念完小学，小五都没念完；我没念完初中，只念到初一就因“文革”而“停课闹革命”。闹了一阵子就回乡干农活了。日出日落，风里雨里，累得都不知什么叫累了。说实话，当时我很羡慕放牛的同伴。你想，骑在牛背上吹着柳笛或举着“红宝书”（《毛主席语录》），那岂不美上天了？也正因为放牛是这样的轻巧活儿，所以轮不到我。我只能跟几十个大人一起“修理地球”。而我又与人寡合，上下工基本独来独往。孤独得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孤独了，或者莫如说孤独都已经是一种奢侈。就在那样的环境与心境中，收工回来的路上不知有多少次我独自爬上路过的小山冈，坐在冈顶上遥望西方天际或气势磅礴或一缕横陈的火烧云，有时豪情满怀，有时黯然神伤。而后扛起锄头，运动打补丁的裤管沿着下行的山路走向自家那座茅草房。几年后，我放下锄头，运动没打补丁的裤管奔赴省城一所高等学府。在某种意义上，是孤独中的感动拯救了我。或者说和莫言同样，即使在孤独中也没有失去感动或被感动的能力。也许，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孤独才会成为一种财富。

容我拐大弯说一说古代。古代文人中，最孤独者莫如屈原：“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全国了解自己人一个也没有，何其孤独！其他可信手拈来的，如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如李白：“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如杜甫：“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杆涕泗流。”“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如辛弃疾：“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现代文人中，最孤独者莫如鲁迅。“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谁都知道，这是鲁迅《秋夜》里的话。表面上描写的固然是后园风景，但我宁愿解读为心境、心中的风景：除了自己，还是自己；除了鲁迅，还是鲁迅。一代史学大师陈寅恪的孤独也格外令人动容：“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家国旧情迷纸上，兴亡遗恨照灯前。”

当下的我们当然也孤独，但孤独和孤独不同。我们的孤独大部分已不再是屈原等古人问天问地忧国忧民的孤独，也不同干鲁迅、陈寅恪“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孤独——这样的孤独不妨称之为大孤独，甚至不同于莫言那种特殊社会环境或特殊个人语境中的不大不小的孤独。相比之下，我们的孤独，尤其是大多数城里人的孤独似可称之为“小孤独”。它或许来自汹涌澎湃的科技浪潮对个人存在感的稀释，或许来自各种监控摄像头对个人主体性的质疑，或许来自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对诗意栖居的消解，或许来自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对赖以寄托乡愁的田园风光的颠覆，或许来自西方强势文化对民族文化血脉和精神家园的冲击，或许来自碾平崇高的喧哗众声对理想之光的揶揄，甚至来自身边亲人对手机的全神贯注、如醉如痴……这样的孤独，似乎虚无缥缈又总是挥之不去，似乎无关紧要又时而刻骨铭心，似乎不无矫情又那样实实在在。说极端些，这样的小孤独正在钝化以至剥离我们对一声鸟鸣、一缕夕晖的感动，正在扭曲以至拒绝我们拥有感动或被感动的权利和能力。

所以，作为当务之急，我们不是应该修复这样的感动和感动的能力，用一声鸟鸣、一缕夕晖、一朵牵牛花、一棵狗尾草……

（本文作者为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著名翻译家）

【社会观察】

当亲情遭遇利益

□梅桑榆

《五女拜寿》为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当家剧目之一，多年来长演不衰。我爱听越剧，得知该团来京于长安大戏院演出此剧，遂携妻前往观看。

《五女拜寿》是一部伦理剧，明朝高官杨继康做寿，先来拜寿的四个女儿女婿非富即贵，皆献上厚礼，并争着要父亲致仕后到他们家居住养老。养女三春夫妇家境贫寒，为二老做了两双鞋，在途中被盗，空手而来。杨夫人甚是不悦，二女儿与几个女婿及婢女都对三春夫妇冷嘲热讽、肆意侮辱，后来杨夫人竟将三春夫妇逐出家门。哪知祸从天降，杨继康因其堂弟杨继盛株连获罪，被削职为民抄没家产，逐出京城。老两口投靠四个女儿，均被拒之门外，流离失所，唯三春夫妇将其收留……全剧以大起大落、起伏跌宕的情节，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人在面对利益和大难临头时的丑态恶相，颂扬了美好与善良。

此剧至今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多少年来，由于人们久受拜金主义的侵蚀，不少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完全靠利益维系，甚至连父母与儿女之间的关系也如此。父母有收入房产，子女尚可尽一尽孝道；若父母无收入无房产，靠儿女赡养，问题就来了。有的人为分担父母的赡养费闹得不可开交；有的人相互推诿，把爹妈像皮球般踢来踢去；有的人甚至因怕付赡养费而长期躲着父母。若遇上自私贪婪、为争夺遗产而费尽心机的儿女，有房产积蓄的父母也未必就能安度晚年。某女士老伴病故，女儿为了得到父母价值数百万的房产，把她接到家中居住，一面甜言蜜语极力讨母亲的欢心，一面挑拨离间、诋毁兄弟，企图让母亲写下遗嘱，去世后房产归她，又大造舆论，到处宣传兄弟不孝，把伺候母亲的责任推给她一人，为自己继承房产制造“合法性”。母亲被催逼无奈，只得告诉她，她爸去世前已写下遗嘱，因两个儿子经济状况不如她家，将来把房产平分给他俩，只将数万元存款给她。她当即翻了脸，大骂已故的父亲“老封建”“老顽固”“重男轻女”，并吼道：“既然两个儿子好，你跟他们过去！”遂把母亲逐出家门。

有的家庭，若是兄妹数人（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前大都是多子女）都当了官发了财，而其中一人无职无权、经济状况不佳，不但兄妹，连父母都瞧不起他，父母带头恶言相加，兄弟姐妹则肆意嘲笑训斥。我一朋友，初中毕业赶上“文革”，下乡七八年始得招工回城，后夫妻俩又遭遇下岗。而弟妹们赶上改革开放，混得都很风光。因遇拆迁，朋友暂借母亲四合院中的一间厢房居住，母亲嘲笑儿子“没出息”，对当清洁工且文化不高的儿媳更是一百个瞧不起，整天找茬挑刺，对其无端羞辱谩骂，并且三天两头赶他们出门。弟妹们则以为大哥想图谋母亲的存款、多分房产，视其为“敌对势力”。弟弟虽只是个副处级，但在家中唯他一人当官，便称王称霸，动辄疾言厉色，训斥大哥如训小儿；做生意发了财的妹妹则隔三岔五骂上门来，污言秽语不堪入耳，甚至在大哥面前自称“老娘”，指着大哥的鼻子高声叫骂：“你穷困潦倒，只会打我妈的主意。”大哥夫妇被逼无奈，只得含泪逃离，另觅栖身之所。

对这些人而言，所谓亲情，不过是见利生“情”，看客下菜，有利则亲，无利则疏，更有因利益之争而与家人反目成仇者。这样的家庭，表面上也许一团和气，其实各怀心计，就像《五女拜寿》中的杨家人一样，利益当前而趋争之，灾祸临头而逃避之，经不起任何考验。做父母的，若对儿女不能一视同仁，而是宠爱富贵，歧视贫贱，势必在家庭中造成种种矛盾乃至怨恨。爹妈如此，儿女再仿而效之，一个家庭必然矛盾迭起，纷争不断。兄弟之间，且不说什么“兄友弟恭”，起码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若是恃己所长，笑彼之短，炫富夸贵，讥贫嘲弱，甚至为利益而争斗不休，则毫无亲情可言。而受讥嘲歧视者，心灵必然要受到伤害，甚至因心理脆弱而患上抑郁症或精神分裂症。有案可查，非我危言耸听。

（本文作者为知名杂文家）

出品：副刊编辑中心
设计：壹纸工作室
本版编辑：孔昕
美编：马晓迪